華海彙編 二
明

華海彙編目錄

中編

逆璫搆禍

汪文言獄 附東林誣案 熊廷弼事畧

華海彙編卷之二

韓山李源順時和輯

皇朝黨禍唐宋以来創覩也然邪正之分亦莫皇朝若也東林黨人有出位而言者君子非之而溯其源則歸于正也盖三案争之者正人也右之者小人也彼元惡之嫁禍善類楊左諸公卒顚穽戶綿蕝之遄迄職爲之兆矣逮夫馬阮之奸更肆於南都正人愈不能容則豈所謂天之所廢耶倘使瞿史諸公一心輔政内無壅蔽之奸則庶幾掃陸沉之州復衣冠之舊也史氏曰與漢季年若蹈一轍斯言也信夫

皇明東林黨

顧憲成無錫人　萬曆中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為之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手削去之仍爭京察削籍里居憲成姿性絕人幼即有志聖學旣里居益覃精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搆落成偕同知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聞風響附學舍不能容

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風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遥相和應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旣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謂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饋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

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及受黃正賓賄其
言絕無左驗光祿丞吳炯上言一一致辨因言憲成
貽書救三才誠為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
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為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
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
不絕比憲成歿猶未止憲成官止南京光祿少卿謚
端文天啓初贈太常卿忠賢黨石三畏追論削籍凡
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
者請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
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為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

賢毒燄一網盡去敍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
漸収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
而後已
東林諸賢領袖三十六人其次三十九人合七十
五人其中打點人時人以不肯建言生明哲保身
謂之選佛録
葉向高 鄒元標 孫承宗 孫愼行 韓曠 馬
從吾 劉一燝 文震孟 趙南星 申用懋 楊
璉 周宗建 高攀龍 周順昌 左光斗 魏大
中 孫居相 顧大章 李邦華 黃存素 喬允

升 孫昌相 汪洽 徐良彥 曺于汴 侯恪

錢謙益 沈惟昞 姚希孟 王一心 李騰芳

顧宗孟 張掖秀 熊明遇 姚士信 熊奮渭 以上

領袖 韓繼思 易應昌 陳宇嚚 鄭鄤 毛士龍

李應昇 劉芳 張慎言 房可壯 惠世揚

章允儒 劉弘光 蔣允儀 游士任 張光前

賀烺 孫必顯 汪始亨 侯震陽 張潑 劉宗

周 鄒之麟 劉時俊 解學彪 鄭三俊 吳甡

倪元璐 瞿式耜 鄒維璉 申紹芳 楊棟朝

白貽清 姜日廣 范景文 繆昌期 周朝瑞

袁化中　萬燝　蘇繼歐已上其次崇禎并襃贈復官起廢

東林八君子

顧憲成　顧允成　高攀龍　安希范　劉元珍

武進　錢一本　薛敷教　葉茂才

魏璫締結黨人

顧秉謙　魏廣微　崔呈秀　王永光　霍維華

徐大華　周應秋　王紹徽　閻鳴泰　鄒輔忠

楊維垣　倪文煥　阮大鋮　卓邁　李魯生　李

夔龍　梁夢環　李蕃　曹欽程　吳淳夫　田吉

毛一鷺　孫國楨　劉廷元　孫杰　劉志選

李春燁 黄克纘 賈繼春 劉廷宣 彭祖壽已上以逆黨同惡相濟崇禎皆削罷

東林書院沿革

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居正當國始行嚴禁居正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在無錫宋楊龜山所建後廢為僧舍顧憲成自吏部罷歸購其地立龜山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始與高攀

龍開講其中一以考亭白鹿規為教然躬與講者僅數人立朝諸人漠無與也及攀龍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崔呈秀之贓呈秀日嗾忠賢曰東林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之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輙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人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于是有憾于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迎璫之惡鋃璫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清宋犖牧仲撫吳重葺書院釐正祀典○原配位羅仲素從彥胡德輝珵喻玉泉一樗尤遂初袤李小山祥蔣實齋重珍邵二泉寶皇明顧涇陽

憲成顧涇凡允成錢啓新一本薛元臺敷教安我素希範劉本儒
元珍高景逸攀龍葉閑適茂才陳筠塘幼學吳素衣桂森許靜餘
世卿鄒綎畬期禎○兩廡從祀元虞徽山薦發皇明史玉池
夢麟孫淇澳慎行余振衡玉節張弦所夢時華鳳超允誠陳幾亭
龍正成寶慈勇秦大音鏞周懷魯孔教李元沖復陽馮少墟
從吾丁慎所元薦歐陽宜諸東鳳劉念臺宗周王偷齋永圖華燕
超允謙楊大洪漣繆西溪昌期魏廓園大中文湛持震孟黃石
齋道周金狷庵鉉吳霞舟鍾巒鄒南皐元標于景素孔兼宿仁
寰夢鯉秦水庵爾載華認庵允貞周仲馭鑣鄒忠餘期相陳弁
漁正卿張秦巖雲鷔黃日齋賓秦澹緣重秦賀亨陽時泰熊祈

公祈延汪鶴嶼康謠蔡雲怡懋德胡愼三時忠龔佩潛廷祥王軒

籙家稹清朝孫藕門奇逢顧庸庵樞高彙旃世泰陳子衆揆

孫北海承澤施曠如元徵龔震西廷歷嚴佩之穀刁蒙吉包

惲遜庵日初王敬哉崇簡湯潛庵斌

宣黨崑黨

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連及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峻各収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峻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

迄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峻聲勢
相倚大臣多畏避之繼芳劾元翰貪婪不法元翰奏
辨繼芳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紹徽善湯賓尹營
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言語妙天下即一札揚湯
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
徽含之嗾繼芳劾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僞為其
書抵紹徽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
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
清謂葉向高耀州謂王國王圖富平即孫丕揚也國
時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皆秦

人故曰搽脉盖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
書乃達丕揚𫝊丕揚不為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
職慮京察見斥且先劾寶砥知縣王淑汴圖子也及
臨京察知不免先疏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縉
芳謂圖心腹及圖縉芳疏辨明時再劾之因及繼芳
僞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彦
周起元手因目為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
者當是時諸人日事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𫝊聞則
益植黨求勝朝端鬨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丕揚
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郎中

王宗賢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
協理御史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
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
嘉言及賓尹天峻國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給徽應
甲於外羣情翕服而諸不得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
初舉也兆京謂明時將出疏要挾以激丕揚丕揚果
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
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
嘗要挾兆京只以劾圖一疏實之為圖報復於是主
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

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
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趍赴秦人今之丕揚非
復昔之丕揚矣時部院察疏猶未下丕揚鮝趣之因
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上方向丕揚亦褫
聚奎職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乍絀徽
國縉且二人與應甲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
論洶洶弘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疏亦若以丕揚爲
過當者黨人藉其言益思憾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
甫入朝慮察疏終寢核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搆
謀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爲明時訟寃賴

向高調護至五月一桂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
遥執朝權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
丁元薦角勝和附京察盡歸黨人不報先是楊時喬
掌察吏科道錢夢皐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揚亦
奏黜之羣情益快丕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
國前後推轂林居耆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
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
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涞歐陽東鳳輩上雅意不用
舊人悉寢不報丕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
人倣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亦報罷丕揚乞休疏

二十上不許乃掛冠出都同時有庶吉士李騰芳好學負才名三王并封旨下騰芳為書詣錫爵曰公欲暫承上意巧借封王轉作冊立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辭可免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讀未竟遽牽衣命坐曰諸人詈我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疏必親書為子孫禍何也騰芳曰外廷正以公手書密揭無由知其詳公乃欲藉以自解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示天下乎錫爵憮然遂反并封之詔騰芳與顧天埈善天埈陰詖無行為世指名被劾去騰芳投劾去遂有顧黨李黨之目又有

孫黨秦黨等名號

齊黨楚黨浙黨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禮科給事中亓詩教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林倡于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憲成而在寧願見之哉未刺及葉向高乃致仕向高旣去房從哲獨相庸庸無所長短吏部尚書鄭繼之主京察徐紹吉韓

浚佐之王之案初爭挺擊爲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汚
竄子僩陸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案合皆被逐時上
于奏疏無所處分俱留中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
不待旨于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黨鼎
峙之名齊爲詩教浚周永春楚爲官應辰吳亮嗣浙
爲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爲之主賓尹負
才而淫巧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歲浚以同鄉人
給事中張華東曰王之案論甚正何爲重處之浚驚
愕不語主事鄒之麟負才名附詩教浚求典吏部不
得遂訐奏詩教浚又擅離任乃奪職閑住四十七年

會推閣臣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詩教及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具如延登指各歸責于輔臣方從哲奏辨俱不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上一切置之高閣從哲獨相七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時東宮久輟講山東盜起從哲上疏力言上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丁巳京察盡斥東林而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山東趙煥爲冢宰詩

教又從哲門生勢尤張已而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
君必以年例處宗文廷元齊淅遂離之麟既被黜其
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用而
嘉遇素潔清亦與衆共擯趙興邦為兵垣仍入禮闈
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
遷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亓趙之勢
衰時廷議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吏治邊防俱置
不理時從哲昵羣小而上不親政務畿輔山東山西
河南河西大江南北告災疏皆不發舊制給事中五
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吏戶禮兵刑工止四人十三

道止五人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屢鈌不報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數千人以吏兵二科鈌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决遣家屬聚號長安門四十六年四月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明年二月楊鎬四路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疏劾從哲不敢入閣帝優旨復故而反擢興邦太常少卿未幾清兵連陷

開原鐵嶺廷臣立請批發從哲扣頭仁德門俟俞旨

上終不報上疾劇月會皇后崩從哲請至榻前起居

名見弘德殿帝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素

惡言官遼左軍興不欲較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

國成無所匡救論者謂 明運之訖從哲其罪首也

李三才事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會允貞化龍及鄒元標并官南曹益相講求經世務名籍甚萬曆二十七年寧

夏用兵賞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八年賞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賞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潰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乏資礦稅大興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大璫小璫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最橫者山東監陳增遼東監高淮湖廣監陳奉也宦官自馮保張誠張鯨相繼獲罪帝惡其黨盛有缺多不補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惟四方採榷者帝恣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尋致禍亂

云時陳增公行攘奪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增
為奪氣三才再疏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
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
小民適朝夕之樂又言一朝衆畔即黃金滿箱明珠
填屋誰為守之又言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
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
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
天耳陛下毋謂禍亂之言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
將置陛下何地疏三上皆不報既而皇孫生詔併礦
稅釋逮繫皆不盡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言

陰詆一貫甚力帝震怒切責三才揮霍有大畧在淮
久以折稅監得民心民歌思之又多取多與收採物
情用財如流水時顧憲成講學東林好臧否人物三
才與深相結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深信之亦
為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菜三四色厥明盛陳百
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
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然挾縱橫之
術與言者為難公論詘之時都御史缺三才需次內
召工部郎中邵輔忠論三才前圖枚卜今圖總憲四
岳薦鯀漢臣詆莽天下之大可憂也御史徐兆魁繼

之三才力辨乞休給事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金士衡交章為三才辨已而南京郎中錢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璡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給事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論救紛如聚訟憲成乃貽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泊勤學力行為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又貽書孫丕揚力卞之御史吳亮素善三才以兩書附邸報中議者益譁御史劉光復官應震劾盗皇木結内侍

三才益憤請會勘給事吳亮嗣往勘報其實削籍後三才復力為東林上辨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僇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為讎報怨攻擊百端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陳薦汪應蛟去矣小臣之賢者則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今奸黨讎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

所謂東林從之遊者東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
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力退
其進䟽入衆益恨之後三才爲南京户部尚書未上
卒魏璫亂政其黨御史石三畏追劾之削籍奪封誥
崇禎復官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
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毀擊
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
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
表爲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

神宗萬曆二十一年京察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
主察吏部尚書孫鑨偕考功郎中趙南星考之
文選員外郎呂允昌鑨甥也首斥之南星亦自斥其
姻一時公論所不與者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皋弟
預焉由是執政皆不悅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
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無憾會
言官劉道隆以拾遺論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
楊于庭主事袁黃上責吏部擅權結黨鑨言淳熙臣
鄉人安貧非有充容之由于庭佐西寧有功尚書石
星亦言其才臣不敢以同爲罪若知其無罪以拾遺

之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不忠爲之上以鑨不引罪
章僑劾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鑨乞休矣曰人臣
之罪莫大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乎朋黨今以留二
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
無往非黨矣臣任事不敢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
之說終不明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口實又大罪也
乞骸骨歸且白南星無罪帝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
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
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國子助教薛敷
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合疏言

之泰来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更京察部權自高拱
張居正以来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惟孫鑨陳有年
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吶吶濫觴于楊巍而至劉希孟
謝廷寀掃地盡矣今復借𣎴遺榮聖怒即去時之故
智將来必絜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
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上怒謫泰来孔兼等御史李
世達抗疏論救帝怒盡斥南星淳巡于廷黄爲民鑨
謝事杜門稱疾先是南星等盡黜執政私人文選郎
中顧憲成悉左右之及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吏
部右侍郎趙用賢爲檢討也生女中書舍人吳之佳

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侄為御史過
吳門用賢往餞不為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侄子
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為王錫爵所
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侄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用
賢絶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得罪侵閣臣指應宿
為諂諛應宿遂訐攀龍并及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
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䟽上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鑨
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
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嚴斥李禎魯乾亨復乞歸選
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

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
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
左右反得其媢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
反遺以拒諫之誚為聖德累不少於是孫丕揚衆應
宿激而嫚罵攀龍疎而易言命降二人官仍諭建言
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實政乃誣造是非部
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衆實鏞既去吏部缺錫爵
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
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明年錫爵將謝政廷推閣臣
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

顧憲成往咨之列故大學士王家屛尚書沈鯉孫鑨
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
七人名上蓋鑨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
拘品也家屛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
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
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內閣地今推鑨丕揚顯屬循私
前吏部嘗兩推閣臣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
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朱賡于愼行石星
曾同亨鄧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
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屛舊輔臣不

當擅議起用乃命于陛一貫入閣為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直文淵閣有年爭之曰王家屏為名若宰
相不廷推恐開捷逕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
丕揚代之憲成及給事盧明陬逮立中先後疏救上
益怒削憲成籍為民謫明陬等有年風節高天下兩
世膴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幕障漏其歸江陵故
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棲僧舍其刻苦如此先
是國本論起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
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
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

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
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寛平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
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憲成既論歸至揚元標
南星之流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
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
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由始也二十九年
廷推九人上已點朱國祚馮琦而一貫密揭二臣年
未及艾曷少須之先爰立朱賡沈鯉得入閣鯉先任
禮部與申時行在請告上不許都給事中陳與郊疏
劾鯉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尚書不曉我意三十

二年考察京官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時喬
絕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及大計一貫
欲庇所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蕭大亨主之鯉不
可而止上亦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
純力鋤政府私人給事錢夢皐御史張似渠于永清
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鍾兆斗於外一貫大
慍密言於帝留察疏夢皐亦假楚事攻郭正域謂主
察者為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盡留科道之被察者嚴
旨責科道不稱職者甚衆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
得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

道萬曆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
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叅衆矢公而聖諭
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夢皐旣留遂合兆斗累
疏攻純等黨比於是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
貫偏私置人蒙上箝下夢皐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
貫夢皐皆疏下夢皐謂元珍爲溫純鷹犬降級調邊
員外郎賀燦然亦詆純南京給事陳良訓御史蕭如
松朱吾弼各論夢皐等不可留一貫結近侍陽施陰
設兵科主事龐時雍直攻一貫欺罔誤國于是太子
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夢皐等避疾燦然

等俱籍時有布衣在一貫座夢臯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噱之給事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一貫奸貪一貫乞休疏八十上始允并鯉致仕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拜祝之或譖鯉為咀呪上命取觀之曰此非咀呪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無恙及歸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帛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譏其衣紅袍中官陳矩為解乃止于時一貫已罷言路爭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

閣臣闕衆多推之惟曹于汴宋一韓陳宗契持不可

廷機故清介而詆之者謂輦金奥援御史葉永盛極

辨之廷機竟入閣葉向高為大學士召舊輔王錫爵

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為工賢否溷淆

引張禹胡廣為戒參政姜士昌表奏别遺奸錄遺逸

遺奸指錫爵一貫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

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用

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廷機有清名故士昌及之

降士昌職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賡廷機大罪有十二

并指一貫為過去現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從風而

靡上以誣詆命謫錫爵辭名手疏言皇上章奏一概
留中特鄙棄之如禽獸之音不以入耳等語甚切直
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鉤得之泄言于衆謂錫
爵以臺省為禽獸段然首論不報賡卒廷機當首揆
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
未已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曆
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請立國本

神宗萬曆十年恭妃王氏誕皇元子十四年皇第三
子生進其母鄭氏為貴妃妃萬曆初入宮帝寵之外

廷疑妃有立已子謀章奏數千百指斥宮闈攻擊執
政帝置不問由是門户之禍大起十四年二月輔臣
申時行請冊立東宮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于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
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
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俱在惟陛下
以今春吉旦勅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
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年舉行户科給事中姜應麟
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為次子而恭妃
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郎乞收回成命首

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譴應麟璟上諭閣臣降處非
爲毋封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
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郎刑部主事孫
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貴
妃鄭氏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貴妃能得之於皇
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於五年敬奉之久此
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譴朝陽典史御史孫維城楊
紹程請定儲位俱奪俸十八年正月朔上御毓德宮
名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於西室以冊立
東宮係宗社計議之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

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
欲俟其壯大使出輔臣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
養豫教正在今日上舍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
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来與先生一見輔臣還至
宫門内有頃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長
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
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
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
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宫時
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

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
母遂手引皇長子至膝前撫摩歎惜輔臣叩頭奏曰
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
行叩頭出吏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羣臣
合疏請立東宮上怒奪俸申時行引疾乞休王家屛
居中調之上意稍解以鄭國泰請册立疏示羣臣傳
諭建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臣無復奏擾如有復
請直踰十五歲自是建儲事旣奉上旨申時行與同
官約遵守稍需一歲每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故辛
卯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者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

請備東宮儀仗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尚
以建儲請吾輩不一言可乎倉卒搆疏首列時行名
以上時行聞之大愕别具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
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中而是疏與諸
疏同發禮科羅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
位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削大紘籍王
家屛乞明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銷墻幃牵制之
私不報二十年正月禮制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
削籍大學士王家屛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給事
鍾于正舒弘緒陳尚象李固策丁懋遜吳之佳楊其

休葉初春御史錢一本郎德泳賈名儒陳禹謨主事
董嗣成交章申救削籍降調有差科臣孟養浩疏最
後上加杖一百家屛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
成章嘉禎等廷推家屛忠愛不宜廢置請名還上怒
削憲成籍謫嘉禎定州禮部尚書李長春請册立十
四疏不報罷去二十一年正月王錫爵密疏曰前者
册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
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囂寂然盖知成命在上有
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
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

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
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
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并封王數年後
王后無出再行策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
賈氏子命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
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與其曠日
持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
之美臣謹遵諭上竟用前諭工部郎中岳元聲謂科
臣張貞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乃錫爵密
進者元聲復詣禮部郎中陳大來家兵科給事許弘

綱禮部郎中于孔兼皆在弘綱以屬元聲元聲曰我方論錫爵若言謂我成心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爲後劾可也弘綱不允元聲遂歸草疏適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疏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青年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勑難以

厭中外之人心光祿少卿徐傑署丞王學曾郎中陳
恭來于孔兼疏繼上上怒如堅維京謫戍傑學曾等
爲民而元聲允成納陞得寛旨然并封旨竟如故元
聲與允成納陞恭來孔兼暨李啓美曽鳳儀鍾化民
項德禎面詰錫爵于朝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閤下
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宮待嫡之例鳳儀語
稍遜元聲厲聲呵之曰曽眞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霽
衆欲出元聲曰大事未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
元聲曰當以廷臣相廹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
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

爵唯唯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
俱以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
賢豪將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
則不難晦其跡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
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
急則朝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
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
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為尸謀
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
爵讀訖爽然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

敎但我每揭皆手書秘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
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
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
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詠摘瓜詩以衛廣平此
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
廣平爲太子別是一則然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
以強諫爲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
子與趙王并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
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
能保矣語次錫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

允錫爵復疏請冊立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復疏爭
之畧曰皇上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
真古聖王從善轉環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
之命既改於今年則爲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
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
慮及千萬世之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
傅從來所未聞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
行豫教之禮上不允尋降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
允成于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爲民先是上詔三皇子
并封王顧憲成上疏力爭早定儲位曰元子爲太子

諸王為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又論王錫爵排羣議而順上旨更遺書錫爵反復辨論其後允成繼攻一本孔兼上書力斥孔兼則曰陛下循内嬖之情而搖主鬯之器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是年王錫爵以星變言天以皇上為子皇上以太子為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欃彗第一議莫如册立上慰荅之上御煖閣召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皇上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

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
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
矣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衮
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
暫着常服出講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上以
未冊立免侍衛儀仗二十八年正月禮部尚書余繼
登請先皇長子冊立而冠禮可致醮大學士沈一貫
請皇長子婚禮不報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等乞行
皇長子三禮不報移皇長子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

有期羣臣不得瀆擾刑部主事謝廷讚請策立謫貴
州布政司照磨沈一貫密揭請撰勅上報曰謝廷讚
狂妄少待之俾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是年冬
諭内閣來春冊儲庚子工科都給事王德完言臣入
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阽危
不保臣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
社隱憂臣義袁央却坐之事祈皇上眷顧中宮止輦
虛受臣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
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戚臣鄭國泰
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

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有背恐釀無窮之
禍不報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噤甚講官
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喝班役取火御
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罪二十
九年鄭國泰請冊儲冠婚䘵倖禮科右給事楊天民
王士昌等請立儲俱謫貴州典史御史周盤等疏救
奪俸沈一貫上言詩旣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其子孫
之多又曰釐爾士女從以孫子願酬淑媛而生賢子
孫也斯干之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爰新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當生聖子神孫無窮也今稱觴萬壽兩宮落成在廷同祝而啓天之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禮必備其儀推念眞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爲適皇子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爲樂乞今年先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遍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俟即日行十月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冊立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於是冊皇長子爲皇太子暨冊封福王瑞

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在籍輔臣申時行王
錫爵知之皇太子及福瑞兩王俱冠冊太子妃郭氏
上引疾免賀當帝靳許冊立也太后聞之不善及帝
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太后大怒曰爾亦都
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宮人曰都人太
后亦由宮人進故云太子由是得立太后神宗生母
李氏謚孝定也宮中號九連菩薩都人教帝頗嚴帝
或不讀書召長跪御經筵令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
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勑左右掖帝坐取水盥面
挈之登輦以出帝事太后惟謹諸臣奉太后旨者往

往挾持太過帝嘗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聲辭
不能取劒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翌日太后聞
之傳語太學士張居正具疏切諫令為帝草罪已御
札又長跪數其過帝涕泣請改乃已萬曆初委任張
居正綜覈名實幾於富強后力居多時上忽有疾急
召諸大臣俄獨命沈一貫入啓祥宮西煖閣皇后貴
妃以疾不得侍皇太后南面立帝稍東冠服席地坐
亦南面太子諸王跪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
前朕病且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
輔為賢君礦稅事因殿工未竣權宜採取可與江南

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內監皆還法司得罪諸臣咸復
其官給事中御史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而已
言已就卧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復奏尚書求
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戶部陳蕖兵部田樂而以祖
陵衝決削工部楊一魁籍一貫叩頭出擬旨以進是
夕閣臣九卿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俱如帝
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翌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
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
所裁一貫欲不與中使輒搏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
入帝怒并二事寢不行當帝欲追還成命司禮太監

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之義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貫
所緻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
矣何怯也三十九年貴妃王氏雖生皇太子失寵目
眚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尚閉抉鑰而入妃
手挽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慟
左右皆泣莫敢仰視須臾薨先是皇后王氏賢而多
病國本之論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羣疑上意
在后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為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
高后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
貴妃竟不進位時上不豫右諭德張鼐上言皇上起

居靜攝皇太子執禮之暇時親左右皇長孫少成之
氣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
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惟兒孫繞膝可開眉宇雖天
子不同民間而骨肉應無二理當是時上寢疾久皇太
子稀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
上諱疾即入門左右不敢傳兵部給事中楊漣曰昔
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
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今誠日
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大臣在門且
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

乎此何時尚問故事上疾大漸召從哲等入弘德殿
尋出日已旰皇太子尚彷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
遣人語東宮内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
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即夜毋輕出安敬守正
力擁佑太子即日上崩遺命封鄭貴妃爲皇后先是
王安隷馮保名下内竪初入宮必投一大璫爲主謂
之名下陳矩薦爲皇長子伴讀時鄭貴妃謀立巳子
數使撫皇子過安調護貴妃無所得

附妖書獄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初宦者陳矩爲司禮秉筆太監

提督東廠為人平恕識大體嘗奉詔收書籍中有侍郎呂坤嘗按察山西時所著閨範圖說帝賜鄭貴妃妃自為序屬其伯父承恩一云國泰貴妃父名承憲重刊之增刊后妃十二人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科臣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坤逢迎掖庭因承恩進書菀枯之形已分語侵貴妃坤力辯之知縣樊玉衡前疏皇長子冊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泣訴于上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并及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等名曰憂危

竑議語極誕妄實書妖謂坤書首載漢明德后由宮
人位中宮意指妃而妃之刋實藉此為立已子之據
其文託朱東吉為問荅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
坤曾上疏有憂危一句語因借其名以諷妃兄國泰
叔承恩以士衡嘗糾坤玉衡嘗糾貴妃疑書出二人
張位教之承恩遂上疏力辯并奏士衡假造僞書中
傷善類目為二衡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上怒甚譴
二人置妖書不問御史趙之翰以憂危竑議為士衡
僞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廷蘭
萬建崑也中旨禮部右侍郎劉楚先都察院右都御

史徐作羅國子祭酒劉應秋降調吏部左給事楊廷
蘭萬建崑俱謫典史張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利
罷去命值赦不宥踰三年皇太子立三十一年十一
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
帙名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
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
更也實寓更易之義内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
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
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戶王名世王
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

為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其書又託鄭福成為問答鄭福者鄭之福王當成也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部都給事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遍于衢巷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賡得于私宅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勅錦衣衛捜緝大索造妖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而應甲應祥各回奏奸書謅人無自名理不問

召皇太子慰安之上與太子皆泣隨令內豎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以楚宗事（正域以楚王饋遺事劾一貫）恨正域正域輔臣沈鯉門生也鯉素蹻蹻尤負望供天啓聖聰牌手閣入則禮之時開告密路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懌正域放歸待凍潞河之楊村閭閻不絕一貫益側目俄而妖書事起一貫以鯉與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罷因是陷之則兩人必得重禍乃爲帝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爲之蓋微引其端以動帝意給事中錢夢皐希一貫旨直指正域併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僑醫吳江沈令譽多貴遊

王揚巡城跡捕之搜得楚王揭華越副封及刑部主
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與正域左右之
又前漢中府同知荊門胡化告渠縣訓導阮明卿撰
妖書廉問無據而明卿爲夢臯壻故夢臯大恚首攻
正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
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正域之食客胡化同鄉
之年友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且沈鯉屢爲奸人緩
頰擧朝曰大變彼曰小事擧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
上揭有震動人心虧損聖德等語回互隱伏意何爲
疏入中外大駭于時錦衣衛都督王之禎千戸王名

世等四人以妖書有名指其同官周嘉慶為之下嘉
慶東廠會鞫闔門慘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
為嘉慶外父拷訊時不忍叅視起入中堂上聞而惡
之罷戴歸命錦衣嚴鞫妖書一貫朱賡請寬疑獄會
錦衣百户崔德緝順天縣生皦生光并其子其備婦
趙氏陳氏鞫之丕揚為生光訟冤言妖書楚之事同一
根柢指正域也廠衛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江
夏布衣王忠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户劉相等同令譽
下獄數日間銀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令譽嘗往来
正域家達觀亦時時遊貴人門嘗為正域所捕遂尚

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丕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故
嚴訊諸囚達觀拷死令譽亦幾死皆不承法司迫化
引正域及歸德歸德鯉所居縣也化大呼曰明御我
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
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上知化枉釋之都督陳
汝忠掠訊尚文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盡捕媪婢
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
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令譽且
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證比會訊東廠太監陳矩詰
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

紙顧盈屋耶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臯丕揚大罵曰死即死耳奈何敎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守都御史温純力持之事漸解然猶不能具獄皇太子數語近侍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一本云何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唐文獻陶望齡等詣一貫爲觧陳矩亦力持之時邏校環逼鯉邸脅迫不堪至是得免生光誅後釋諸波及者而正域獲免方獄急

時邏卒圍鯉及正域舟鈴析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屍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既而無事乃歸先是生光京師無賴人性險賊善脅人金坐譴戍大同赦歸終不悛嘗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脅鄭國泰及繼志金故人疑而捕之方廷訊時丕揚等欲坐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為誓沈裕厲聲折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朝廷幸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刑部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藁於地大

亨乃止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朱賡謂卽此可
以具獄賡以語一貫事得稍解時陳矩掌東廠心念
生光卽宄然前罪已當死且獄無主名上必怒甚恐
輾轉攀累無已廷機亦以生光前詩與妖書詞合具
獄移生光刑部論斬上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矩
素請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爲多生光磔于市妻子戍
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之或謂
妖書出於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後士禎疾
篤自言之肉碎落如磔四十一年六月錦衣百戶王
日乾京師奸人也與孔學趙思聖等相許告刑官讞

未竟日乾入皇城放礟上疏刑官大驚將擬日乾死日乾遂訐奏奸人孔學趙思聖與鄭貴妃內侍姜嚴山龐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一云三詔）咀呪皇太子刋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思聖方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太子死擁立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參疏與日乾奏同上之帝震怒遶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內侍既而跪上閣臣葉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無賴譸張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法司一訊卽情得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

所見皆同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
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
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
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之國期
則天下帖然帝盡用其言詔福王常洵之國鄭貴妃
欲遲明年以祝太后誕辰爲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
上來壽乎妃不敢留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旣
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
他事參日乾下之獄踰年而挺擊之獄興

楚王獄

先是楚恭王得廢疾隆慶五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内官郭綸以族人如綍奴王玉子壽兒及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入宮長為華奎次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誣按王妃堅持之乃寢華奎旣嗣楚華壁封宣化王宗人華趆者素強禦忤王其妻又言女知其詳遂盟宗人二十九人訐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内令宮婢詐為身抱異姓子如上所云不當立沈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不上及楚王疏至乃上之華趆訐通政司邀截實封華奎行賂狀子木懼名華趆易月日以上初一貫屬禮

部左侍郎郭正域毋言匿疏事及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亦當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前是正域奏曰王奏華越事易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華越罪不勝誅一貫爭之正域曰正域江夏人有一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毋竟楚

事嘗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巡撫詳審無左驗而
王氏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同知真偽詔公卿雜
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各殊正域撮要以上二
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羣
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
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越上疏
當是時正域右宗人鯉右正域户部尚書趙世卿倉
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亞
相抵捂給事中姚文蔚劾正域左都御史溫純劾一
貫給事中錢夢皐遂希一貫指論正域父懋嘗笞辱

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并及鯉應文俱不報上

卒以王爲眞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

王華增江夏王華煊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槩楚事

皆由朱賡二沈引嫌不出

韓敬科場弊當更補

韓敬先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拔爲第一爲翰林院

修撰敬有時名而好縱横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

尹及敬

初　神宗皇帝在位久怠於政事章奏多不省
廷臣漸立門户以危言激論相尚國本之爭指
斥宮禁宰輔大臣為言者所彈擊輒引疾避去
旣而梃擊紅丸移宮三案起盈廷如聚訟與東
林忤者衆目之為邪黨天啓初廢斥殆盡識者
已憂其過激變生及魏忠賢勢成其黨果謀倚
之以傾東林以三案殺戮滿朝正人殆盡

梃擊案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男子持棗木梃

棍一作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内侍李鑑至前殿簷下
為内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守衛指揮李雄等収
之慈慶宮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奏聞帝命
法司按問巡侍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人供名張
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
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
按其跡若涉風魔稽其貌實係黠猾情境叵測請下
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
與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端方從哲輩亦頗關
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以瘋癲奏刑

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偕貟外郎趙會禎勞永嘉共
訊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積柴草氣憤發癲
四月内来京要赴朝聲寃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
遇男子二人紿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拿棗子一條
来便可當作寃狀差日夜氣忿失志顛狂遂于五月
初四日手拿棗木挺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
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
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按律當斬加之立決藁
定未上刑部主事王之寀心疑其非值提牢散飯獄
中末至差私詰其實見差年壯力強非風顛人初言

吉狀着死撞進復言掠死罷已無用之案今置飯差
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
出左右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
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吽我跟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
成與地幾畝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
四到京入不知衙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說汝先衝
一遭遇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畀我棗木棍導我
由後宰門一云厚載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已而老公
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有栢木棍琉璃棍棍多人衆
等語其犯名至死不言之案備揭其語以聞且言差

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
不招毀之以飲食始欲默欲語中多疑似乞縛究犯
于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
情立見矣大理寺行人司正戶部主事給事中等連
疏趣之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
橫肆手梃衆驚諸蹕此乾坤何等時也北人好利輕
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
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
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
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内官何以不言其名明

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為表裡而
霸州武擧高順寧等今竟匿于何處變豈無因謦甚
非小乞皇上首惡必得邪謀永銷疏中有姦戚二字
帝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
宜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言
貴妃遣璫建寺居民鬻薪差市薪於璫土人忌之焚
薪訟璫為所責不勝憤持梃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
臣據為口實以風顛二字定為鐵案矣二十一日刑
部會十三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
楨勞永嘉王之寀呉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

惟劉繼禮呉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奉瑞鳳等再審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龎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龎保處送厥龎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令我打上宫門撞一箇打一箇打得小爺喫有着有小爺者内監所稱皇太子也劉成跟我來領進去說爾打時我當救爾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同謀者孔道等允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龎保劉

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為言上諭曰朕
自聖母升遐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
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張差持梃入青宮震驚皇太子
致朕驚懼心身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
已傳內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卿等所
奏奸究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事之人即使三法司
會同擬罪刑部據薊州回文以上復諭嚴鞫速上典
刑時中外藉藉語多侵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士晉復
奏陸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畹先鋒等語特借此發
端此時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輒

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疏奏不報先是王日乾
上變詞連劉成寵保皆貴妃宮內侍也至是復涉成
等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妃窘乞哀皇太子自鳴無
他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
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期速結二十八日帝御慈寧宮
召見百官從御史劉光復請也太學士方從哲吳道
男暨文武諸臣先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
三叩頭禮時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
復至御前叩頭上連呼曰前來羣臣稍膝而前去御
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衣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陛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
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来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
望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
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多閒說爾等誰
無父子乃欲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
招情止將本内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
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
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劉
光復跪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太子甚仁孝其意
固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為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

對光復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乃申前説
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
之梃杖交下上戒無亂歐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指
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手約
太子體諭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使我有別
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
名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命諸
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有何説顧問皇太子與
諸臣悉言無隱太子言風癲之人宜速決無株連又
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

為無君之臣我為不孝之子帝謂諸臣曰爾等聽皇
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言連聲申重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閽者令續到官皆放進無阻以故後來者踵
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
問曰爾等俱見否諸臣叩頭出明日磔差於市又明
日司禮監會廷臣于文華門前鞫保成保原名鄭進
成原名劉登雲時左証已無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
等語俱轉展不承皇太子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其
情實係風癲誤入宮閽打倒內侍罪所不赦後招出
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商雖欲謀害本宮于保成何

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于差故肆行報復之謀本宮
念人命至重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舉
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况姓名不同當以
雠誣干連從輕擬罪則刑獄平本宮陰騭亦全矣越
十餘日刑部議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從律論
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笞從之尋斃保成於內廷王
之寀為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處閑住中旨
特黜為民補何士晉于外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
部侍郎張問達俸既而釋光復于獄當是時帝不見
羣臣二十有五年以之寀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羣

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遷罪之案也仍絡吉等劾其貪削籍 熹宗天啓初廷臣多訟寃名復故官天啓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廷縉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搆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内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輙以東林淮上為穽驅除既盡釀禍遂烈并封妖書之事張差梃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據黄花山圜縣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内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栢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心駭目此時稍有

人心謂宜請剿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
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
難問官首揑風癲以為張本司官望風承旨曲意偏
護改黨內為赦內都頭為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
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首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
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寀懼為赤族之誅明
言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巧借察典追奪誥命主事
李俸聲言處分勸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
變張廷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大計黜去嗟嗟逆君
者有罪發奸者何罪借風癲漏獄詞者有罪持公憤

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
案當罪則張差當賞矣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先
帝請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爲非而
爲之決張差殲奸監九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朝召見
羣臣面行撫慰然則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
諸臣以風癲二字無所歸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
耳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
三臣去國孤蹤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
不平也乞賜擢用以爲亡身徇國者之勸若傍撓有
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此案于天地間使知三臣心

事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棄擲而今日乃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案本無罪而諸臣强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强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亦去爲今之臣必當如何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上可其奏二年二月之案上言李選侍氣毆聖母此復讎一大義也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飮恨而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闕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盖奸謀

以風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薪成招矣
其後差供同謀舉事內外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
而士相悉抹去之乃仍緣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
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
何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為國國泰雖死當戮尸夷族
而至今議未及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二也揔之用藥
之方即通間之術通間之術即梃擊之謀向使張差
事發窮究根株今日之盧受崔昇敢復爾哉長安公
論有曰風顛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
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

也孥不中而假之諜諜勢緩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
慘於差之棍是受之書烈于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
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又言張差有三十六頭
則胡士相却筆招有東邉一起翰事則岳駿聲言波
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眞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
封敎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鎭朔衛人盖高一奎主
持紅封敎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龎保劉成供
給紅封敎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入心者以堂官
對衆手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
帝不問而先主風顚者恨次骨未幾之寀遷太僕卿

廷元等疏辨之之寀連疏并發諸人前議差獄時分
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益疾之
明年魏忠賢勢大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力
詆之寀倖功躐躋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
罪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
既不忌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
獲是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梃危于之寀之一
激也即碎之寀之骨豈足續哉疏入削之寀籍儀入
汪文言獄岳聲駁許之其逼取鄭國泰二萬金及修
要典其梃擊事以之寀為罪首府尹劉志選復劾之

遂逮詔獄坐贓八千之案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贈卹
自梃擊之議起而紅丸移宮二事繼之兩黨爭勝禍
患相尋訖易明祚後已

紅丸案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
越二日召輔臣方從哲及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
善黃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丙午朔皇太子嗣
位是為光宗遵遺命封貴妃鄭氏為皇后鄭妃以前
福王故懼進珠玉及侍姬八人瞰帝選侍李氏最得
帝寵因請立選侍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太后

帝已於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爲
太后從哲遷以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
祖宗朝以其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其妃而后者
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
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義
于生前而顧遺詔于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
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
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裡者得與其母恐
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
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爲盛代禮

典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命從之辛
酉帝不視朝時中官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是委頓一
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傳諭有數夜不得睡日
食粥不盈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旨羣
情益疑駭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
書從諧責以用藥乖方之故給事中楊漣上言賊臣
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為嘗
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
哀毁之餘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
之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

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廷攻摘也如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時帝疾已殆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名從哲劉一璟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既入上目視漣久之各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再召見羣臣于乾清宮上御東煖閣憑几皇長子五子等侍立上命諸臣傳諭曰朕見卿等

甚喜從哲等請皇長子移宮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

請慎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又諭冊封李選侍爲

貴妃二十九日又召諸臣等諭封妃事從哲等請速

建儲上顧太子曰卿等輔爲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

等以先帝山陵對上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

復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

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信上命宣可灼至診視具言

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藥進所謂紅丸也上飲湯

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俟宮門外

頃之中使傳上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

歡躍而退日晡可灼出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夜
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時
九月乙亥朔也中外以可灼誤下劫劑恨甚而從哲
擬遺旨賚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
動面脣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
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
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不速之逝乎以中
外疑危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
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賚臣謂不

過借此一擧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
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疏入從哲擬太子令旨罰
可灼俸一年而議者蠭起御史鄭從周劾文昇罪請
下法司從哲擬令旨下司禮監于是御史郭如楚主
事呂維祺交章論文昇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
法安在給事中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獨相
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梃擊
東宮庇護奸黨罪三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罪五
阻抑言官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
覆没全師罪八徇私忘上罪九代營榷稅罪十鄭妃

包藏禍心先帝隱忍不敢言封后擧朝力争依違兩
間是徇平日之交通忘宗社之隱禍當誅一李選侍
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抗凌聖母飲恨而殁從哲
受劉遜李進忠所盜美珠夜半密約欲封選侍為貴
妃又聽久據一云佔居乾清是視登極如兒戲而天子不
如宮嬪當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從哲擬脫罪
李可灼進劫藥從哲擬賞賚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
心曲庇律趙盾許世子何辭弑君之罪當誅三南京
太常少卿曹珍請究醫藥奸黨熹宗皇帝天啓二年
夏光祿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藥明以藥

試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死况至尊乎陛下不
即誅戮僅止斥逐今文昇復滔往京師欲何為往者
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主
謀受鄭氏人不可掩也文昇素為鄭氏腹心也書奏
不聽禮部尚書孫愼行追論可灼進丸乃從哲所進
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春秋直書弒
君則從哲宜何如處速劒自裁上也闔門席藁次也
而乃晏然支辨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可忍乎臣謂
縱無弒君之心却有弒之事也夫祖制未有以妃為
后者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

明不聞有楚之歌楚之舞唏嘘之態從哲實傳此旨非諸
科道爭執幾何不誤立皇后又有議上尊謚稱恭皇
帝夫宋之恭端將亡衰主晉主降宋隋主降唐周主
降宋俱為恭皇帝皇祖四十八年平倭平播平寧夏
豈無懿美可稱而比降王逋裔又有選侍垂簾聽政
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事即劉遜李進忠
小豎胆大揚言者以為從哲實教之以顧命元臣
曾不聞慷慨一言任婦寺之縱橫忍冲主之杌棿春
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乞將從哲速嚴兩觀之
誅并將可灼置之極刑詔廷臣議左都御史鄒元標

上言臣舟過南中諸士縉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
未明既入都門聞諸臣曰說到先帝大事令人閣筆
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近讀孫
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
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祖宗櫛風沐雨一片
東方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匀而使先帝震驚使張
差闖宮使宵人亂政忠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豈敢
過求從哲惟是身為風憲之官畏禍緘口勢所不能
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小
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

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眞史筆也䟽入從
哲䟽辨自請削官投四裔以禦魑魅帝慰諭之時九
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魏大中䟽駮從哲當時先後
彈者主事王之寀劉宗道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傳
櫆御史吴甡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温臯謨江
日彩張慎言會議駮正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
侍郎楊東明陳大道李宗延張経世陳邦瞻太僕卿
蕭近髙張五典少卿中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
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昶滿朝薦熊明遇黄龍
光太常少卿髙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

允儀劉徽李玄等惟刑部尚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
徐景濂詹事公鼐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大學士韓
爌述進藥始末為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戶
部尚書汪應蛟合奏進藥始末畧曰臣等共聞見輔
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悽愴共切弑逆二字何忍言
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脉以藥嘗試從哲與臣等九
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
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
請削官為法任咎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昇當皇考
感傷寒時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宜顯戮議

上可灼戍文昇放南京從哲不罪五年少卿劉志選
劾孫愼行倡不嘗藥之說并侵及葉向髙張問達是
時魏忠賢輯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漕
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
哲者貽糓畧盡 崇禎元年二月從哲卒贈謚文端三
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移宮案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時嗣僅四日也是
時鄭妃據乾淸宮與帝寵李選侍相結各請冊封帝
外家王郭二戚畹徧謁朝士泣愬宮禁危狀謂帝疾

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
廷臣聞其語憂甚帝果趣封鄭妃為太后傳諭禮部
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帝
旨委托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為皇貴妃欽
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楊漣左光斗倡言詰責鄭養
性令貴妃移宮妃即移慈寧宮漣乃劾文昇疏上三日
帝名見大臣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必廷杖從
哲勸漣引罪漣曰死即死漣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
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
名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死報上

召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產不育止存一女隨傳
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選侍撫育命出
見又諭速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臣部前奉聖諭上
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加封郭元妃王才人
為皇后皆未告竣宜俟四大禮舉行之後若論皇儲
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上命如前期又召諸
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既選侍披幃立呼
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
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昧爽帝崩輔臣周嘉謨李汝華
等慮皇長子無嫡母勢孤欲托李選侍連曰選侍

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强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
幼主者宜急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擁出乾清
暫居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從哲趣諸大臣共趨
乾淸宮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閽竪持梃不容入漣厲
聲曰皇帝召我等今晏駕嗣主幼少若曹不聽入欲
何爲閽者却乃入諸臣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爲選侍
阻於煖閣不得出靑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以出諸
臣呼萬歲皇長子不敢當諸臣請詣文華殿王安擁
之行閹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駕甫至中
宮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三喝諸臣曰拉少

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呵曰
殿下羣臣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何畏人乃擁至
文華殿禮畢請即日登極諭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
慶宮是時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俟選侍出乃歸乾
清嘉謨曰殿下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詣
乾清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漣語中官曰
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在諸内臣責有所歸王安
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議登極有請改初三日有請即
日者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不安不在登極早
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少卿徐養御史左光斗

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
悚然語錦衣帥駱思恭嚴緹騎內外防護乃與光斗
從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
謨光斗疏請選侍移宮光斗疏曰內廷之有乾清猶
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
得共居之其餘妃嬪當移置別宮以別尊卑也今大
行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
下乃居慈慶殿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且殿下
春秋十六齡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
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貴妃之請許於先王

彌留之際其意可知倘不及今早斷借撫養之名行
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皇長子諭移宮已有
旨冊封事再議給事中暴謙貞抄參曰大寶將登羣
工擁戴何用婦女為且選侍非忠誠愛國者萬一封
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事屬可已抄出寢之
選侍用進忠謀邀皇長子同宮惡光斗疏武后語議
名皇長子加光斗重譴王安忿然宣言漣遇進忠於
麟趾門外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
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漣叱曰殿
下今為皇帝選侍安得名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正

且皇長子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曺置身
何地怒目視之進忠默然去科道恵世揚張潑從東
宮門来言今日選侍垂簾逮光斗漣曰無之初五日
傳聞欲緩移宮漣上疏趣之復語從哲從哲曰遅亦
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為天子
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夫死
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来如織
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
帝欲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
若曺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

不去一爆嘉謨助之詞色俱厲徹御前皇長子宣諭乃退命司禮監按盜藏諸侍奴進忠遜等其日選侍移居仁壽殿明日皇長子即位是爲熹宗皇帝自光宗崩至是六日漣與一爆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當選侍移宮也漣即告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旣而諸閹流言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不當於登極之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盜內府寶係獄詞連貴妃父諸閹

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選侍女皇八妹入井以
熒惑朝士繼春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言選
侍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
宮闈不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
乞皇上宣召諸臣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
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匠劉遜李進忠法其餘
槩從寬政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
入上諭内閣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
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
朕心不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命每

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
嚴從來有此規制否今奉養選侍於噦鸞宮尊敬不
急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
可傳示遵行從哲讀諭驚愕且揭封還上諭言旣體
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上復諭選侍過惡而自白
贍養優厚皇八妹無恙未幾噦鸞宮灾南京御史王
允臣糾從哲以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給事中周朝
瑞謂繼春生事繼春復上書內閣言革其已進儀注
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
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訴連疏言選侍自裁皇

妹入井蜚語何自上優褒志安社稷繼春益忌漣誣
漣結王安圖封拜漣疏陳移宮始末上復伸諭釋羣
疑曰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卿等知之今後毋得
植黨背公時從哲在告一燝等上疏辨之漣乞歸疏
曰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臣不過發明
離宮始末使了然在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激忠
直之譽使臣區區之本心反為夸詡臣節之左契臣
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
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維賢劉一燝
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懇早末豈可

掩人於朝仰藉清平豈可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
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杌隉而聖諭以志安社稷
爲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
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
去一着而已臣蹇窮骪骳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賁兩
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
孫眞覺俯仰皆寬卽不幸先犬馬塡溝壑持此二字
以見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
矣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
惟有明徹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

退之人而已詔許之天啓元年春二月賈繼春上言
辯之上下詔切責四月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
繼春席藁待罪懇請優容又下旨切責落職永不叙
用先是一爆當國念内廷惟王安力偏新皇乃引與
共事安亦用其客中書舍人汪文言言勸光宗行善
政發内帑抑近倖用直臣中外翕然稱善及光宗崩
安發選侍謀於漣偕一爆等立熹宗熹宗心德安言
無不納久而帝漸忘前事安亦為忠賢排死會楊漣
疏發忠賢罪忠賢益憤遂矯上命竟封李氏為康妃
名還繼春等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畧曰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臣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之難也難移宮者所以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罪神祖策立東宮稍遲諸臣羣起而爭之然獨受震器終始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閽邃密乃藉一風顚之張差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無間王之寀陸大受同惡相濟開釁骨肉矣先帝哀毀遂發風疾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愼行借題紅丸誣

先帝為受鴆加從哲以弒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户敗壞生平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起乙卯止辛酉忠賢矯宸翰弁之崇禎元年二月翰林學士倪元璐疏畧曰三案之議開于清流而要傳成於逆竪其書不可不速燬盖主梃擊者力護東宫爭梃擊者誣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輩門户之說興於是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由是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逆

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閹竪之權役史臣
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偏年不直書而
加論斷當毀二鑴誣先帝僞託宸篇旣不可比司馬
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臣
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爭三案諸臣品原三等
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黃克
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旣
遇小人自能爲異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丹
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楊英
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至於忤璫諸疏有遙其全

文有刪其已甚願勅部立將要典焚毀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典黠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説無形奏牘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上即命禮部將要典登時燒毀俾天下無得再有逆書

逆璫搆禍

魏忠賢河間肅寧人也少黠慧無賴好酒善啗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决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甞與羣惡少博不勝爲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夤魏朝入宮謹事皇太孫熹宗甚得歡心時太監王安素剛正

主持一宮事朝日譽忠賢於安安善遇之朝初與太
孫乳媪客氏私舊例內監與宮人各配夫婦自漢已
然所謂對食者宮女藉內監買辦內監藉宮女縫補
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客氏姿色妖媚雖張后端
麗非凢客氏能間之忠賢嘗得奇術生啗小兒腦陽
道復生熹宗于夜半特給客氏與忠賢爲夫婦客氏
嘗乳太孫及太孫長先導之以淫客氏旣通忠賢遂
薄朝而愛忠賢兩人深相結客氏者定興民侯二妻
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娶生子國興光宗崩熹宗
暫居慈慶楊漣疏參及忠賢忠賢無措求朝於安力

救之遂與李選侍宮中外廷不知進忠為忠賢也客
氏淫而狠忠賢陰毒好諛帝深信任兩人勢益張忠
賢深德朝結為兄弟嘗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
詈而罵囂聲達御前時漏將丙夜俱跪榻前聽令客氏
久厭朝儇薄而喜忠賢憨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
忠賢忠賢卒矯旨殺朝自是專客氏而尾大不掉之
患成焉安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會御史方震孺上
疏請逐客氏帝令客氏出宮鞫忠賢詰責令自新忠
賢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將甘心於安時安掌司禮
監辭未赴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

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御選而欲遺患耶忠賢遂唆霍維華論安以移宮盜寶充南海子淨軍以劉朝提督南海子絶安食安取籬落中蘆菔啖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朝忠賢皆選侍私人以移宮恨安至是安旣死而忠賢益無所憚安死三年忠賢遂誣東林諸人與安交通興大獄淸流之禍烈矣當是時上以奉聖夫人客氏保護聖躬給田二頃以爲護墳焚香火之用忠賢侍衛有功命陵工成敘錄刻印二顆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史王心一奏云梓宮未

殯光規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強入忠賢之勳勞於
禮爲不順於事爲失宜上怒責之給事中侯震暘參
論客氏之還入曰中涓羣小煬竈借叢王聖寵而煽
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禍可謂寒
心上怒降震暘於外倪思蕙朱欽相馬鳴起王心一
相繼疏劾皆降謫周嘉謨論救不報時徐大化霍維
華孫杰首附忠賢杰疏糾周嘉謨劉一燝奉王安之
意中旨錯出二人皆免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鄒
元標趙南星王紀高攀龍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
中黃尊素等在言路皆力持清議忠賢未克逞給事

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論沈㴶交通客魏俱被譴去會
初夏雨雹御史周宗建言雹不以時忠賢譖慝所致
修撰文震孟太卿少卿滿朝薦相繼言之疏入忠賢
不下庶吉士鄭鄤疏從之忠賢深惡之乘上觀戲擿
震孟疏中傀儡登場語激上怒俱謫歸兵科給事朱
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
學釀金立院之非元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荅之工科
郭興治復劾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狂悖奪俸元標
五疏休致而歸忠賢引其私人魏廣微為太學士令
御史郭鞏許宗建一慓元標漣朝瑞等保擧熊廷弼

黨邪誤國宗建反駁羣受忠賢指御史方大任助宗
建攻羣及忠賢皆不勝忠賢嘗勸帝選武閹錬火器
為内操密結太學士沈㴶為援又日引上為倡優聲
伎狗馬射獵劉宗周首劾之上大怒賴葉向高救免
内操時鉦鼓之聲喧闐宮禁或云皇子生震死焉李
應昇黃尊素等交章論之忠賢矯旨切責增置内操
萬人裹甲出入恣為威虐内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
炸上幾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
侍列光宗所賜珍玩於庭再拜投繯而絶裕妃張氏
娠客氏譖於上絶飮食閉穰道中偶天雨匍匐掬簷

溜數口而絕成妃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勸上罷內操璫旨賜死成妃從容為上言之璫旨革封絕飲食成妃鑑裕妃飢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客魏怒少解斥為宮人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憚之后方娠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隕焉上由此乏嗣又於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忠賢乃兼掌東廠事於是副都御史楊漣憤甚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亦惴惴懼禍求解於韓爌爌嚴拒遂泣訴上前客氏從旁剖析王體乾等翼之帝懵然不辨也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為

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徵恨之次日下漣
疏嚴旨切責不少貸先是漣疏成意欲於午朝面奏
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
洩且害成也遂循例封進故忠賢得以彌縫漣愈憤
激冀補牘以俟對忠賢聞之沮遏上不御朝者三日
至四日乃出御皇極門刀劍倍於往時侍班官僚更
為嚴謹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諸臣公憤愈甚
繼漣上疏者給事陳良訓魏大中許譽卿劉茂傳櫆
陳熙昌周之綱杜三英楊夢袞顧其仁胡永順朱大
典陳奇瑜熊奮渭李精白孫紹統陳維新楊維新御

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璟胡良機喻思恂林汝翥胡士奇謝奇舉洪如鍾黃尊素梁元柱李光春張鑛翟學程劉之侍周汝弼李喬崙劉其忠宋政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卿寺朱欽相胡世賞吏部郎中鄒維璉撫寧侯周國弼不下百餘疏或專或合皆危悚激切俱不聽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引疾杜門及見漣疏奮擊扼腕曰國家安危在此舉吾儕位大臣可無言乎即出署合諸大臣公疏以上凡千言指陳剴切嚴旨切責道亨歎曰此何時尚在公卿間耶力辭而

去是時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已者顧秉謙因陰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賢使以次斥逐王體乾復倡言用廷杖威脅廷臣未幾工部郎中萬燝先授營繕司郎中疏請内監廢銅忤忠賢意至是燝復疏曰忠賢原名進忠當顧其名而思忠賢之意守天以忠賢珠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握定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奸雄用意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矯旨杖燝於午門外羣閹至燝寓捽而出辱毆於道及至受杖忠賢命立斃之時葉向高再

入相政移忠賢同官顧秉謙魏廣微更希意阿旨向
高動即掣肘楊漣疏上忠賢恨刺骨先是御史林汝
翥向高鄉人也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會汝翥巡城
有火者曹太傅國興挾人命刼財鬪於塗汝翥欲叅
之皆頓受杖免叅汝翥信其無他也即杖之數日後
爆禍作忽中旨逮汝翥廷杖汝翥懼出亡羣閹疑向
高匿之百餘人直入向高第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
高奏之置不問盖汝翥懼未受廷杖先死於中涓之
私歐故逸出旣而自詣被杖幾斃向高知時不可為
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乃得請歸初廣微以己意用

墨筆揞紳一冊分差等目為邪人其人則葉向高韓
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
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
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密達於忠賢以漸擯斥廣
微復手書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
化霍維華阮大鋮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用
至是向高去秉謙居首揆吏部謝陞起用至京見時
政日非以書規廣微大拂其意史記事黃汝亨書告
大義廣微拒不納及十月朔有事太廟上冕而升百
執事咸集廣微不至迨飲福受胙畢踉蹌入魏大中

糾其無禮指稱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恨甚上疏自辨
御史李應昇上言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微
父魏允貞也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去由是
南星大中等諸正人狼狽去國紛紛若振槁部署皆
空文選郎中張光前南入署二旬因南星等後先奉
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為苟免之計是賣友
也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令皇甫規笑千載之上
我時崔呈秀以貪污為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賂叩
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
其勘起用為御史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給事

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上嘗幸西苑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竪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爲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

汪文言獄事 東林誣案合附

汪文言初名守泰（一云嘗充縣庫胥竊藏擬戍逃入京父事王安事敗改今名）歙人初為縣吏巧智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輸貨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

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監生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遊公卿間輿馬填戶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魏大中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跡時稱幕賓會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有隙與給事中章允儒定計囑同官傅櫆櫆嘗與忠賢甥傅應星結為兄弟劾光斗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肆為奸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鎮撫獄將大行羅織御史黃尊素語掌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

搢紳禍由此僞領之獄辭無所連廷杖文言褫職爲
民光斗大中上疏自理向高以用文言乞骸骨忠賢
以獄無坐大怒削僑籍而以私人許顯純代掌鎭撫
未幾楊漣大中疏出忠賢大怒尚未有以罪及魏廣
微與忠賢合謀陳九疇逐諸正人南星等天下大權
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鎭撫
司顯純勘問辭連南星漣光斗大中繆昌期袁化中
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漢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
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
才施天德黃正賓輩無不牽引具爰書略曰移宮違

議原為立名躐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
藉布賈名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
之法濫緫由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
朝政請勅法司研鞫於是逮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
章并以受楊熊賄鐫旨俱逮獄初文言再下詔獄鍛
鍊両月餘不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泣文言叱曰孺
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酷
刑備受五毒終不屈最後不能堪仰視顯純曰吾口
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顯純迫令誣魏周以賍文
言仰天大呼曰天乎冤哉世豈有貪賍楊大洪漣字哉

以此衊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乃自為文言供狀
文言無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
顯純遂即日斃文言顯純等擬上漣等獄相與謀謂
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賍
遂坐以受熊廷弼賄漣等不肯承而顯純箠楚甚酷
無生理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
而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
即送法司或無死理於是靡然承順遂五日一比慘
毒更甚比時累累跪堦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
則受桚弛鐐則受夾弛桚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

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皆不能蹠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見者無切齒流涕漣卒於獄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袖置棺中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贓二萬漣鄉人競出貨助之大中家徒四壁卓然以名教自持熊楊之獄大中力言宜置重辟而誣以熊楊賄賂坐贓卒于獄方溽暑殿雷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甚慘當被逮時其子學洢徒跣攀號欲随之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邪父子俱斃

無益也學洢徵服間行尾緹騎探起居抵國門邏卒四布變姓名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迨獄益危度無生理欲撾登聞鼓上書自刎不果扶櫬歸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先是漣疏上有謂廣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閣下知否曰不知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為閣下足了此事矣遂與盟授旨於陳九疇復理移宮為傷孝垂簾為阿黨定策元勳為居功及再鞫改為封疆誣以賍穢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顧大章下獄尋卒惠世揚夏之令俱下獄中書舍人吳懷賢以忠賢傾陷忠

良目擊不平閹邸報見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稱
快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日安置適工部吳昌期劾
忠賢懷賢脤其不阿遺書稱之凡對客及貽書親明
寓攄憤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又其奴告之
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以驚死崔呈秀初倚許東彝
通忠賢及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
屏人密語移時呈秀造天鑒同志等諸錄忠賢奉為
聖書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擊善類為報復
而追賍嚴比等旨俱自顧東謙出之天鑒錄首列東
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

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
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
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
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
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視文煥李
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同志錄首列詞林部
院卿寺則陳宗龜韓維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
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
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烺張光前孫必顯汪
如亨等點將錄王紹徽所著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

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
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
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
忽律游大任鼓上皂汪文言等七十二人又有雷平
錄曰䕺䄻錄或謂出陳演蠅蚋錄出溫體仁或云出
楊維垣蝗蝻錄出阮大鋮計二千二百五十五人惟
兩陝滇中無入者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
於忠賢忠賢喜於是羣小益求媚忠賢攘臂攻東林
矣初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兩京察與熊廷弼獄
事忠賢本無預其黨欲藉忠賢力傾諸正人遂相率

歸忠賢稱義兒且云東林將害翁以故忠賢欲甘心趙南星以忤沈一貫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歡南星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見魏廣微以允貞與南星善故父執自居廣微仍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郭尚友誣其贓戍振武衛子清衛戍莊浪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卒於戍所於是決廷弼於市杖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又逐尚書李宗延張問遠侍郎公鼐等五十餘人朝著一空特召亓詩教劉述祖等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於是忠賢之黨偏要津東

厰番役横行所緝訪輙靡爛先是廷弼下獄武弁蔣
應揚為廷弼訟冤時時入監左右之忠賢緝獲以其
所携遼東圖書為妖書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
輙擒僇至剥皮封舌道路以目曺欽程以媚擡劾周
宗建諸人稱忠賢為父躐秩寺卿與同黨不合忠賢
厭薄之乃削籍為民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臣
之義已絶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蹌踉而去天啓六
年蘇抗織造太監李實有疏實特印空疏遣人至京
奉忠賢忠賢令李朝欽李永貞屬草而命孫昇書之
劾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

宗建繆昌期黄尊素李應昇等宗建嘗屢疏刻客魏
客魏恨之先為曹欽程所誣逮詔獄箠楚更毒宗建
偃卧不能出聲許顯純罵之曰可復說魏公不識一
丁否宗建疏有忠賢目不識一丁語卒斃獄宗建六
月沉獄七月還尸家中訃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
一秀士許以一金雇舟問其姓氏自何来曰我周李
侯自京師来又問呉中被逮諸人狀顰蹙曰俱死矣
又問魏監曰伊罪惡貫盈不久顯戮矣至呉江入門不
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詢曰李侯吾主人也赴逮在京
安有此事夫人急出曰昨夢侍御還家備言死狀且

云上帝鑒其忠直俾為神吳郡許舟子以一金為我酬之勿失信也乃出金與之舉家環哭舟子亦哭曰吾得載忠魂平生竒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淸介汝不受負其心也舟子拜領而去昌期嘗典湖廣試策語侵忠賢已御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二十四罪疏昌期為之屬草忠賢又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淸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當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諸君子去昌期慷慨置酒餞别忠賢愈怒使人詈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矯旨勒閒住忠

賢嘗營墳於玉泉山遣人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平生恥為諛墓豈肯順璫意耶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咥乎壽寧事可鑒也昌期大恚曰壽寧曾因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忠賢聞之怒益不解張鶴齡封壽寧侯李夢陽字獻吉應詔陳言未及鶴齡怙寵挾民為外戚驕恣之漸壽寧摘疏中張氏字為訕母后上不得已繫獄奪俸後遇壽寧於大市街乘醉嘘罵揮鞭擊之墮二齒壽寧隱忍而止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繫為顯純所斃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世儒曰事亟方啓之乃紿家人各令寢息毋得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及曉世儒瞷戶寂

無人聲啓視之留詩而寓意亟走池中出尸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矯旨逮世儒順昌吳縣人時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泗即以女許配其孫允禆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爾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倪文煥劾順昌以締婚事削籍時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

昌聞其逺不勝冤憤呉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求見撫床為痛順昌曰詔使至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顔色不變令請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笑曰無徒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扇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今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廵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路懇其疏救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決手擲銀鐺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能置喙於是市人顔

佩韋等前問曰吉出朝廷乃東廠耶緹騎曰吉不出
東廠將誰出衆怒鬨然而登義毆緹騎立殺二人諸
司不復相顧順昌彷徨久之無所屬步詣府署適緹
騎之逮黃尊素於浙者舟泊胥門要挾需索聞變焚
其舟沉駕帖於河緹騎皆泅水遁不復往浙有謂順
昌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矧今變因
公起恐徒自苦順昌歎曰以我貽禍桑梓死目不瞑
我欲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引高公不辱之義乎我
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
手書別親友以行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

罵不絶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醵金代其納賍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草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毁之應昇嘗論忠賢草十六事欲上會楊漣先發遂易稿以參忠賢切齒又劾廣微廣微擲疏於地不食二日欲廷杖讀至異日何以見乃父於地下氣歎乃已方駕帖之至也應昇獨立門側俟使來無他顧惟入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徼君恩得生還愼勿憂奮身就道登舟作賦略無抑欝之色至獄榜死死之前日寄詩別親友遺書戒其子詩有云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萋萋泣路歧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

聞者傷心爲尊素就獄吏告曰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公何語即書以寄家尊素略不及他事即於三木上賦詩是夜卒前是楊州知部劉鐸贈僧本福三詩僧至京謂其語多譏刺遂逮之時李承恩方繫同繫獄鐸與二人相得甚洽鐸以前詩乃歐陽暉作事白得釋遂爲承恩行金救免王體乾欲媚璫誣鐸與道士方景陽咀呪廠臣逮景陽拷掠誣服景陽實未識鐸亦不與面質景陽斃於獄而刑部尚書薛貞承璫意擬斬再鞫時貞語鐸曰當今以己功名爲重耳他人生死何預己事鐸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

逃斬於西市周起元斃於獄戍毛士龍削夏嘉遇姜知禮王心一劉大受陳仁錫文震孟鄭鄤籍孫文豸仁錫黨也嘗作策論嘲時忠賢知之誣文豸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火灾又見諸正人屠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寧國勑愈怒顯純擬文豸斬詞連仁錫等忠賢又從霍維華言命高秉謙等修三朝要典極意詆諸黨人惡御史徐復陽請毀講學書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又請立東林黨碑海內皆屛息喪氣凡

忠賢所宿恨若韓爌張問達河士晉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追贓破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内豎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亓詩教阮大鋮亦入其中）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勝計自内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故事九卿未有

兼官呈秀為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
御史遭喪命奪情視事不用墨縗忠賢心忌張皇后
誣后父國紀縱奴不法帝致奴法誚讓國紀又使劉
志選梁夢環交發國紀罪又言后非國紀女而欲立
魏良卿女為后草疏募人志選年七十餘謂已老必
先忠賢死無後禍上疏有云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
藍田之種蓋前有死囚孫二言張后己所生疏入事
將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帝一日幸
后宮見几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帝默然忠
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於便殿帝御殿得其懷刃帝大

驚送廠獄忠賢誣國紀謀立信王為不軌欲與大獄謀之體乾曰主上凡事憒憒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亟殺壯士滅口事得寢帝性機巧好親斧鋸髹漆事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以是威福惟己意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海內望風獻諛諸督撫大吏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忠賢德立祠洶洶若不及武夫賈竪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遍海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享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木為之眼耳

口鼻手足宛轉如生人腹中肺腸皆以金玉珠寶爲
之衣服奇麗髻上空穴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
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劑而小之以稱冠爲
小豎抱頭痛哭責匠人胡士容不具建祠文耿如道
入祠不拜皆下獄死章奏無巨細必頌忠賢宗戚勳
臣靡然佞詞不顧羞耻忠賢亦時加恩澤以報之明
上疏章咸稱厰臣而不名子侄俱占高官其中少師
鵬翼三歲太保良棟二歲皆在襁褓不能行步也監
生陸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以其父配啓聖公謂
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

誅東林詔許之良卿代天子享南北郊祭太廟由是
天下幾竊神器

附熊廷弼事略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代楊鎬經略遼東身長七尺
有膽知兵善左右射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物
性不甚附姚宗文劉國縉怨欲傾之馮三元張修德
魏應嘉劾廷弼去天啓元年瀋陽破自遼山至閭陽
二百餘里烟火斷絶劉一燝曰使廷弼在遼必不至
此詔復起廷弼擢王化貞爲巡撫廷弼與化貞議論
抵捂有隙時葉向高復當國以化貞座主右之惟何

喬遠夏之令與廷弼合化貞之徒搆陷日甚廷弼憤
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
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户容則去
之何必借閣部巡道以相困及化貞失廣寧京師大
震逮化貞罷廷弼聽勘并論死廷弼令汪文言賄内
廷四萬金旣而背之魏忠賢大恨誓速斬獲市人蔣
應暘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馮銓亦憾廷
弼與顧秉謙等侍講出市刊遼東傳譖曰此廷弼所
作希脫罪耳帝怒棄市傳首九邊梁夢環謂廷弼侵
盜軍資十七萬忠賢矯旨嚴追姻族家破江夏知縣

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玩將撻之長子兆珪自刎死兆珪毋稱冤爾玉去其婢衣撻之四十遠近嗟惜廷弼禦邊多偉烈被逮時天日無光足明其冤崇禎元年大學士韓爌等力言主事徐爾一訟其搆陷之狀詔許其子持首歸葬化貞始伏誅

王爾玉責廷弼子貂裘珍玩將撻之長子兆珪自剄死兆珪母稱寃爾玉去其婢衣撻之四十遠近嗟惜廷弼禦邊多偉烈被逮時天日無光是明其寃 崇禎元年大學士韓爌等力言主事徐爾一訟其搆陷之狀詔許其子持首歸葬化貞始伏誅